

● 作者/Del C. Kostka ● 譯者/黃淑芬 ● 審者/楊宗興

戰史回顧： 假定與知覺偏見的「農舍行動」

Operation Cottage: A Cautionary Tale of Assumption and Perceptual Bias

取材/2015年第1季美國聯合部隊季刊(*Joint Forces Quarterly*, 1st Quarter/2015)

造成生與死的原因係指揮官的錯誤假定與知覺偏見。因此，美軍藉由「聯合作戰計畫程序」及「戰場聯戰情報準備」等組織化的思考，盡可能消弭作戰中因錯誤假定與知覺偏見所帶來的風險。

登陸艇載送南方登陸部隊及其裝備登陸阿留申群島中的
阿圖島(Attu)大屠殺灣(Massacre Bay)。

(Source: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 Photographs Division, FSA/OWI Collection)



1943年夏，美國與加拿大軍隊針對北太平洋島嶼的基斯卡島(Kiska)，發動了一場代號為「農舍」(Cottage)兩棲突擊。該行動旨在奪取由日軍在北美所佔領的最後一個據點。突擊行動在8月15日黎明前展開，將近100艘同盟國戰艦所組成的艦隊提供重型岸際彈幕射擊。在強大的火力轟擊後，繼之而來的是由超過3萬4,000名的美國與加拿大戰鬥步兵執行混亂但成功的艦岸運動。在接下來的漫長兩天中，佔領部隊冒著濃霧，以及不時傳來的機槍與砲火聲，步履維艱的朝島內推進。在宣告確保該島時，已經有300多位同盟國官兵陣亡或是重傷。那麼日軍的傷亡情形又是如何呢？日軍沒有任何傷亡。事實上日本早在3星期前就已放棄該島了。

怎麼可能發生這樣的事？何以一支擁有極高才智、聰慧無比的指揮參謀群會無視排山倒海的情報，執意針對一座已成荒島的島嶼進行一場大型的兩棲突擊行動？答案可能就存在人類思維過程中，一種被稱為「知覺偏見」(perceptual bias)的基本架構。知覺偏見是一種經驗本位(experience-based)的假定與期望，人們會憑直覺將其應用在周邊世界萬物上。¹ 休爾(Richard Heuer)在其《情報分析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一書中指出，每個人都是經由個人的「心智模型」(mental model)或稱「心態」(mindset)來吸收與評估資訊，而這樣的心智模型都受到了知覺偏見的影響。知覺偏見本身並非不好。藉由此一偏見所形成的假定讓我們得以處理原本看似無法理解的資訊，但卻也可能對不疑有他的任務規劃者、決策者，以及情報分析人員設

下致命陷阱。²

假定與作戰規劃是息息相關的。在名為《聯合作戰計畫程序》(*Joint Operation Planning Process*, JOPP)的聯戰出版品5-0中，對假定的定義為——對當前情況的看法，或是在缺乏事實的情況下，假定其為事實的未來事件進程。³ 提出認識落差的假定在規劃程序中具有關鍵地位，但計畫參謀不應該過度執著於自身的假定，乃至於拒絕或忽略了與自身期望不符的資訊。本文檢視農舍行動中的知覺偏見與假定的歷史背景。對基斯卡島毫無意義的突擊，係寶貴的經驗教訓——未經證實的假定有多麼危險，同時也陳述了在當前聯合作戰計畫中進行認知分析的重要性。

戰略背景

基斯卡島係阿留申群島(Aleutian Archipelago)之一部，屬阿拉斯加大陸延伸至白令海(Bering Sea)最西端的火山島鏈。貧瘠、飛沙走石，再加上一年四季都壟罩在霧霾下，阿留申群島是北美大陸所擁有最嚴峻的氣候及最荒涼的部分土地。儘管阿留申群島環境荒蕪，但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仍讓日本產生了高度的興趣。該群島形成了東、西半球間的一條自然通道。日本希望沿著阿留申群島佔領關鍵島嶼，為其日益擴張的太平洋帝國提供北方屏障。⁴

日軍在1942年6月7日奪取了基斯卡島。該場戰役乃是由日本帝國海軍(Imperial Japanese Navy, IJN)聯合艦隊(Combined Fleet)司令山本五十六(Isoroku Yamamoto)上將所策劃中途島戰役的一個插曲。⁵ 山本五十六的計畫包括對阿拉斯加荷

蘭港市(Dutch Harbor)的美國海軍設施進行艦載空中突擊並佔領基斯卡島，以及位處阿留申島鏈最西方的阿圖島(Attu)。佔領基斯卡島的部隊由大約7,800名陸戰隊員組成，該部隊隸屬於由秋山文書(Monzo Akiyama)少將所指揮的日本帝國海軍之「特種海軍登陸部隊」(Special Naval Landing Forces)。還有500名以上的民工也被帶到島上，建設基斯卡島天然深水海灣中的港口設施，以及綿亙在滿布岩石高地底下的複雜洞穴與通道系統。⁶

日軍佔領基斯卡島及阿圖島的舉措在心理層面上重擊了美國的戰爭作為。自1812年以來，沒有任何敵軍部隊可以佔領北美的領土，日軍佔領阿留申群島的消息不僅威脅到美國民眾的自信，也危及了士氣。阿拉斯加防衛指揮部(Alaska Defense Command, ADC)負責阿留申群島的防衛，由布克納(Simon Bolivar Buckner Jr.)少將指揮，擁有2萬4,000人的基幹部隊(skeletal force)。該指揮部為1941年成立的美國陸軍西方防衛司令部(West Defense Command)之一部，統整整個太平洋海岸區的防禦。有鑑於日本對阿留申群島的突擊行動，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開始火速於該區增兵。到了1942年秋季，阿拉斯加防衛指揮部的兵力已達9萬4,000人。⁷

該區域的海軍兵力為「美海軍北太平洋特遣部隊」(U.S. Navy's North Pacific Task Force)。美太平洋艦隊(Pacific Fleet)指揮官尼米茲(Chester Nimitz)上將於1942年5月成立了「北太平洋部隊」(North Pacific Force)，當時海軍譯電員首次發現了日本攻擊中途島及荷蘭港市的計畫。⁸ 尼米茲

上將遴選了擁有34年海軍水面作戰經驗的老兵，退役的西奧波德(Robert A. Theobald)少將來指揮北太平洋部隊。由於日本的海軍行動被視為對阿留申群島的主要威脅，因此，美海軍受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委任，主導節制該區域內的所有部隊。因此，時任北太平洋艦隊指揮官的西奧波德被賦予統制區域內所有陸軍及海軍部隊的指揮權。⁹

決意將西奧波德送到阿留申群島，使尼米茲無意中捅了個馬蜂窩。理智且小心謹慎的西奧波德與毫無耐心且行動導向的布克納是截然不同的對比。兩個人不斷地就防衛作戰時程及航空資產的部署爆發口角。布克納也抱怨西奧波德習慣對陸軍隱匿情報，西奧波德則堅稱這是基於作戰安全考量。¹⁰ 尼米茲警覺到了西奧波德與布克納間的緊張關係，也瞭解此一關係對把日本逐出阿留申群島聯合作戰的潛在危害。1942年12月，尼米茲撤換了這位謹慎的「聯合部隊指揮官」(joint force commander, JFC)，並由金凱德(Thomas C. Kinkaid)少將接替，其於珊瑚海海戰(Battle of the Coral Sea)中表現優異，而且素有積極進取且果決領導者的名聲，尼米茲在北太平洋正需要這樣的人。¹¹

金凱德抵達阿留申群島做出的第一項重大決策，就是建立直接的海軍封鎖，俾利將日軍的運補阻絕於基斯卡島及阿圖島之外，此一積極作為頗為布克納讚許。¹² 美軍的B-24轟炸機自1942年9月起，開始襲擊基斯卡的港口。海上封鎖僅構成對日軍部隊整補及維持的後勤挑戰。到了1943年3月，唯一能對基斯卡及阿圖島進行持續補給的只剩潛艦。¹³

就戰略觀點而言，基斯卡島在兩個島嶼中的

地位較為重要。該島擁有一個完備的港口、一個作戰機場、以及一個實質上較為龐大的駐軍。儘管阿圖島的重要性僅次於後，但金凱德和布克納一致認同首先奪回此一遙遠的西邊島嶼。阿圖島防衛鬆散，率先奪取此島將使美軍部隊得以掐住日軍的交通線，並進一步封鎖了日軍對基斯卡島的補給與增援。¹⁴ 4月1日，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批可了金凱德突擊阿圖島的申請。代號地蟹(Landcrab)的作戰行動預計在1943年5月10日展開。

阿圖島的經驗教訓

阿圖島長約35哩，寬約15哩。島上白雪覆蓋的山頂超過海拔3,000呎。陡峭且滿布冰霜的斜坡由高地一路往下延伸至草木不生的北極凍原。日軍佔領部隊為山崎保代(Yasuyo Yamasaki)上校所指揮的日本帝國陸軍步兵營。¹⁵ 駐紮島上的日軍主要將時間用在沿著島上東北海岸構築機場。

負責執行地蟹任務的為布朗(Albert E. Brown)少將所指揮的美軍第七師。美方規劃在阿圖

島的北方及最東邊的海岸同時登陸，接著以形成垂直角的方式往內陸猛攻，將日軍困在島上的東北角。¹⁶ 該計畫看似簡單，因為島上的占領者孤立無援，而且完全缺乏火力支援，但作戰計畫很快因為氣候、地形，以及日軍狡猾的防禦戰略而陷入困境。

美軍部隊預期將面對日軍堅固的海岸防衛。但佔領部隊都已經由海岸線往後拉，在地勢較高的岩石地形區等待入侵部隊，故美軍只發現了廢棄的海

岸。¹⁷ 完全沒有遭遇抵抗的登陸行動，對已經必須面對波濤洶湧海象及華氏25度低溫的美軍部隊來說，真是讓人高興的消息，但這並無法預示往島內挺進時的情況，因為美軍部隊在此時面對了來自較高山脊的致命迫擊砲及機槍火力。日軍以狙擊手與迫擊砲班混編小隊的方式部署，而且利用島上的天然洞穴、裂縫、及山脊線作為隱蔽及保護。海軍及砲兵的轟炸因為濃霧而未能發揮功效。濃霧也為日軍的狙擊手提供了



美軍龐大艦隊之一部錨泊於阿留申群島的艾達克港(Adak Harbor)，備便奪取基斯卡島。(Source: NARA/U.S. Army Air Forces/Horace Bristol)



美軍砲班在壕溝中對阿圖島日軍所在的山脊發射迫擊砲彈。

(Source: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 Photographs Division, FSA/OWI Collection)

理想的作戰環境，讓這些在高處緊盯著少數幾條可用斜坡的狙擊手們，可以在美國步兵由濃霧中出現時加以狙殺。¹⁸ 在缺乏來自前線的捷報，以及布朗不停要求增援的情況下，金凱德認為地蟹行動陷入膠著。5月16日，在諮詢過布克納之後，金凱德撤換布朗少將，改由蘭德倫(Eugene M. Landrum)少將取而代之。¹⁹

日軍頑強固守阿圖島的每個山脊與要塞，但其兵力及裝備數量趨於劣勢。在增援美軍部隊與補給源源不絕地由開放灘頭堡流入的情況下，日軍只能在這場無望的消耗戰中持續耗盡資源。5月28日，日軍的情況轉趨危急。糧食、彈藥，以及醫療補給都幾乎耗盡。在極端絕望的情況下，山崎保代擬好了一個大膽的計畫。他將以全部的兵力突破陣線，然後在美軍後方區域一個顯著山丘的頂點上，俘虜一個砲兵連及一個補給倉庫。在握

有火砲、補給、以及戰略制高點的情況下，山崎保代希望能在海上增援抵達之前，守住陣地。²⁰ 日軍這個大膽的計畫幾乎就要成功了。

5月29日凌晨，只要是還能走動的日軍人員，全都出發，安靜地往美軍陣線移動。日軍迅速制伏了三個哨兵前哨，然後攀爬半哩，往山頂的補給據點前進。該據點實際上可說是毫無防衛，僅有一個營的美國陸軍戰鬥工兵以瘋狂的白刃混戰，設法擊退進攻者。²¹ 工兵將精力耗盡的日軍逼退至山腳。數名日軍又重新回到高地的山洞與裂縫中，但最終遭美軍搜索小隊逼至絕路並加以殲滅。但大部份的日軍則是將手榴彈緊握胸口，然後在阿留申群島的凍原中玉碎。

濃霧散去之後，清晨的陽光照亮了可怕的景像。500名以上的日軍屍體，殘缺不全地倒臥在縱谷中。還有好幾百名的美軍及日軍屍體凌亂分布在山頂及丘陵的長坡。²² 日軍幾乎全軍覆沒。曾經駐紮在島上的2,650名日軍中，僅存29名傷患。美軍的傷亡率也讓人震驚。在參與阿圖島戰役的大約1萬6,000名美軍中，佔領部隊共有3,829名傷亡，其中549名陣亡。²³ 對金凱德及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而言，阿圖島的血腥勝利預示了後續戰事的凶兆。²⁴

前進基斯卡島

美軍在掌控了阿圖島之後，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將注意力轉移到基斯卡島上。美軍情報單位預判日軍在基斯卡島上約有1萬名兵力，空中偵察行動則詳列出了位於島上高地如迷宮般的強化隧道及碉堡。²⁵

金凱德在地蟹任務之後已晉升為中將，由於阿圖島戰役殷鑑不遠，因此金凱德中將決心取得更充足的資源，來處理基斯卡島此一更大的挑戰。攻擊部隊聽命於洛克威爾(Francis Rockwell)少將，其為兩棲作戰專家，同時在阿圖島佔領行動中擔任首席規劃者。柯列特(Charles Corlett)少將負責指揮登陸部隊，該部隊納編超過3萬4,000名兵力，還有額外多達5,300名將士的加拿大第13皇家步兵旅(Royal Canadian Infantry Brigade)參戰。²⁶

光是在7月整個月，美國第十一航空軍(Eleventh Air Force)就在基斯卡島上投下了424噸的火藥，在近岸海軍巡洋艦及驅逐艦所形成的屏蔽也對島上拋了330噸的彈藥。²⁷ 空軍的偵察作戰也沒間斷過，善加利用惡名昭彰阿留申群島霧霾每次散退的機會蒐集情報。突擊作戰在時序進入8月後，聯合登陸部隊開始在基斯卡島東方200哩處的艾達克島(Adak Island)集結。

然而，自7月底起，空照判讀官注意到一些有趣的端倪。基斯卡島上的例行活動消失殆盡，碼頭內幾乎察覺不到任何的活動。遭受炸彈攻擊損毀的建築物，以及基斯卡機場的炸彈坑洞皆沒有修補，對勤勉成性的日本人而言，這是非常可疑且違反常理的行為。空勤組員還回報了該島防空火力大幅減少。7月28日，基斯卡島上的無線電訊號完全消失。²⁸ 對多數的情報分析人員而言，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出，日軍已經設法溜出同盟國的海上封鎖，撤出了基斯卡島。但是，金凱德並不這麼認為。他深深受到日軍在阿圖島戰術的影響，認定敵人純粹只是藏在高海拔地區。參謀們

提出執行進一步空中偵察，以及派出先遣偵察隊的建議，都被認為過於冒險且沒有必要。²⁹ 7月30日，金凱德向尼米茲提出執行農舍行動(Operation Cottage)的申請，並且獲得最後核准，攻擊發起日(D-day)為8月15日，攻擊發起時間(H-hour)為0630時。

8月15日清晨，阿留申群島西部異常平靜晴朗，但濃霧與強陣風間的短暫空檔並沒有讓突擊部隊遠離災難。錯誤的潮汐預報導致好幾艘「戰車登陸艦」(tank landing ship)擱淺在基斯卡灘頭水下錯綜複雜的火山岩上。靜止不動的船艦導致交通堵塞，同時間無數登陸艇在近岸如無頭蒼蠅般的來來去去。³⁰ 一如預料，登陸行動沒有遭遇抵抗，但對那些曾目睹阿圖島大屠殺的老兵來說，沒有接敵所代表的不過是日軍正處於地勢較高地方，好整以暇地靜靜等待。³¹

在登陸艇緩慢登上海灘時，島上開始起了濃霧，同時下起了冰冷的雨。暴露的登陸部隊無處遮蔽。冰冷的濃霧很快使能見度幾近於零。在夜晚來臨時，毫無頭緒的部隊在滿布岩石的凍原胡亂挖了淺淺的散兵坑，等待白天的降臨，以及某種井然有序的假象。部隊根本無法成眠。四面八方都可以聽到零星的砲火聲，而曳光彈彈頭劃過濃霧所產生的詭異光熱使人益感困惑。企圖藉由發號施令進行部隊組織與統整的聲音都被強風給蓋了過去。³²

日光舒緩了緊張情勢，但濃霧、雨，以及冷風並未停歇。當步兵開始朝高地進軍，砲兵火力在他們身後呼嘯著劃破濃霧。戰艦支援火力持續在頭頂咻咻作響，接著在遠處爆炸。有關傷亡、

交火，以及神出鬼沒日軍狙擊手的傳言甚囂塵上。³³ 到了下午，步兵先遣部隊率先抵達了日軍下級單位的防禦工事。有關遭棄置碉堡及已摧毀的軍械庫房的全新報告，似乎與先前的傳言完全相互抵觸。愈來愈多的廢棄地道及防空洞被發現，讓人難堪的事實也變得愈來愈明顯。聯合入侵部隊拿下的是一個無人島。

整座島上所瀰漫的不安寧靜並沒有讓步兵陷入錯誤的安全感中。傷亡並非傳言。死亡乃是由友軍誤擊、車禍、地雷，以及詭雷所造成。8月18日清晨，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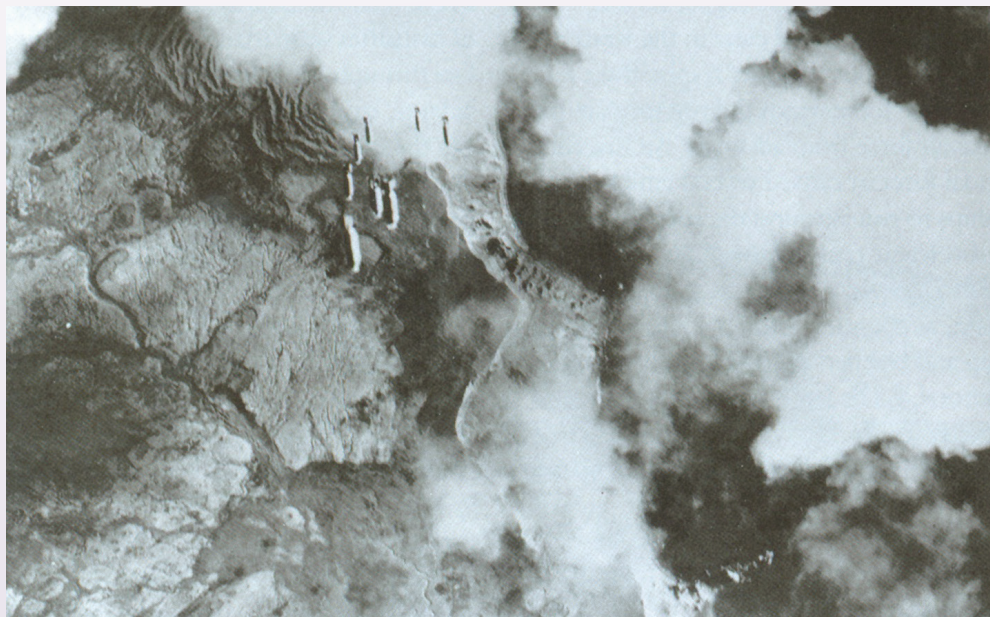
軍驅逐艦里德號(*Amner Read*)於基斯卡島港口觸雷，導致70名水兵喪生，以及47人受傷。同盟國部隊在農舍行動總計有92人死亡，221人受傷。³⁴

突擊一座廢棄島嶼的行動雖然難堪，金凱德也受到美國媒體的厲聲批評，但此一行動確實有金凱德批評者所忽略的益處。兩棲作戰戰法在基斯卡戰役後更為精進，金凱德繞過孤立且重兵防禦的基斯卡島，率先奪取阿圖島的決策，則為1943-1945年間的「跳島戰役」(island-hopping campaign)立下戰略前例。³⁵ 再者，日軍失去了

所有位於阿留申群島的據點。

基斯卡島之謎一直都沒有解開，直到戰後訊問日軍官員時才發現了日軍戰略撤退的細節。在訊問中得知，阿圖島的激戰，不僅讓金凱德及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印象深刻，日本帝國司令部(Japanese Imperial Command)也有同感。同盟國海軍對基斯卡島的封鎖，再加上美國第十一航空軍對該島不間斷的轟炸行動，都讓日軍相信同盟國軍隊第二波奪回基斯卡島的行動已經迫在眉睫。³⁶ 從基斯卡島要塞撤退並非輕易做出的決策。日本帝國高級司令部(Imperial High Command)內有不同的聲音，認為撤出基斯卡島是對阿圖島死亡將士的侮辱，基斯卡島上的部隊也應該持續作戰直至榮譽戰死方休。³⁷ 但即便是最激進的日軍指揮官都了解，日本堅守基斯卡島毫無意義可言，況且太平洋其餘地區亦對兵力需求孔急。5月19日，日本帝國高級司令部不情願地發出了棄守基斯卡島的命令。³⁸

日軍原本計畫藉由潛艦將駐軍逐步撤出基斯卡島，但該計畫在6月底中止，因為3艘執行



炸彈自美陸軍航空隊轟炸機中魚貫而出轟擊基斯卡島。

(Source: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 Photographs Division, FSA/OWI Collection)

任務潛艦為同盟國驅逐艦所偵測並遭到擊沉。³⁹ 接下來的計畫是以水面艦作為輸具執行撤離，僅留下一支小隊負責斷後，摧毀硬體設施並設置詭雷。7月28日傍晚，一支由巡洋艦及驅逐艦組成的小型特遣部隊在濃霧的掩護下，穿過了同盟國海軍的封鎖，在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內撤出了5,000多名的日軍部隊。⁴⁰ 後衛部隊在美軍突擊前幾天負責零星的防空火力，但在不久後由潛艦撤離。日軍撤離基斯卡島的行動雖大膽但卻極為成功。

分析

農舍行動有兩個基本假定：日軍佔領基斯卡島，而且日軍不會由基斯卡島撤退。有鑒於先前在太平洋地區所發生的事件，同盟國參謀在1943年8月時對日軍恢復力與堅毅不拔的不切實際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日軍輕易且快速地奪取了馬來亞(Malaya)、新加坡，以及菲律賓呂宋島(Luzon)等作為，都讓同盟國軍隊目瞪口呆。日本的武士(samurai)傳統及廣為人知的武士道(bushido)舉止操守，塑造出一種充滿服從、紀律，以及對投降深痛惡絕的武士文化刻板印象。阿圖島戰鬥的激烈與殘忍程度只是更為強化了這樣的印象。即使所蒐集到的情報顯示無法觀察到任何活動的可疑情況、未進行修繕的炸彈損害，以及缺乏情報信號等，但卻可以被歸納為敵人已經在高地備妥妥當的防禦工事裡，等待戰事的到來。

每個行動都是由一個假定開始。任務分析的首要目標就是將基本假定轉變為已知事實。⁴¹ 純粹是由知覺或表面證據所衍生出來的假定絕不該被視為是事實，而就如農舍行動所體現的，無

效假定背後的邏輯有時卻可能極度讓人信服。還好，現在的作戰計畫人員都有系統化的準則指導，以避免知覺偏見的陷阱，並在假定與事實間做出區隔。「聯合作戰計畫程序」是一套組織架構完整的決策工具，用以檢視任務目標，以及計劃行動。「戰場聯戰情報準備」則針對聯合作戰計畫程序進行支援，戰場聯戰情報準備是一套分析程序，用以決定敵軍的兵力、部署，以及潛在的「行動方案」(course of action, COA)。不論是聯合作戰計畫程序或是戰場聯戰情報準備都是循序漸進的組織化分析技巧，旨在挑戰假定、確認心態，並且刺激「跳脫窠臼」(outside-the-box)的思考。

聯合作戰計畫程序中主要的一項技巧就是「紅隊分析法」(red team analysis)。紅隊含括了指揮參謀群中訓練有素的專家，採用與一般想法迥異的角度，針對計畫進行獨力檢視，定義出另類的假定，並對基本假定提出挑戰。⁴² 通常支持最初反射性假定的同樣證據，也有可能與適用於不同的假定。紅隊分析協助計畫參謀確認直覺假定，使用方式包括直問為何假定「必須」(must)是真實的，以及這樣的假定是否在所有的情況下都為真。⁴³ 無法經由任務及紅隊分析確認的假定，將會從資訊需求(information requirement)中抓出來(captured)。聯二參謀負責統合由聯合作戰計畫程序所提出的需求，提交指揮官尋求其認可並設定相關優先順序。⁴⁴ 一但關鍵決策必須建立在假定上，用來證實此假定所需要的資訊則被指定為「指揮官特別情報需求」(Commander's Critical Information Requirement)。⁴⁵

逆向評估與認知分析同樣也是戰場聯戰情報

準備的重要元素。戰場聯戰情報準備的首要目的，是以提供對作戰環境及敵軍整體觀點的方式，支援聯合部隊指揮官的決策與畫程序。⁴⁶ 依據名為《戰場聯戰情報準備》(*Joint Intelligence Preparation of the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JI-POE)的聯戰出版品2-01.3所述，戰場聯戰情報準備包括了四個基本步驟：對作戰環境的描述、對作戰環境衝擊的描述、對敵人進行評估，以及最後一點，決定敵人的可能行動方案。戰場聯戰情報準備程序提供有關作戰環境及敵軍的狀況覺知以及假定，建立起解決未知情報蒐集戰略之基礎。在進行戰場聯戰情報準備的過程中，持續不斷地進行情報蒐集與分析。新資訊一旦獲確認，或是假定遭駁斥之後，所有據此假定所做出的決策都必須重新進行檢視以確認其效度。⁴⁷

有些假定是無法避免的。知識與資訊不足之間總是會有落差存在，尤其是有關敵人的拒止與欺敵作為。不論應變計畫作為如何完善，都還是會在真正的危機爆發之前，無法確認的假定存在。一旦遭遇這種情況，指揮參謀應該依據以往經驗及可得之最佳資訊，歸納出最為合理的假定。任務計畫人員必須確保所有的假定都獲確認，並抓出風險，供指揮官參酌。⁴⁸

金凱德和他的指揮參謀群對基斯卡島上敵對日軍存有印象頗為深刻的知覺，但針對導致農舍行動的假定進行再次檢定，便可說明充分執行的逆向分析，能夠透露出日軍在許多更可能為其運用的行動方案中，考慮由島上撤退的證據。日軍在戰爭頭幾個月的一連串勝利，使日軍強悍的印象深植人心，也展現出其卓越的戰略規劃與軍事實

用主義(military pragmatism)能力。農舍行動前6個月，日軍就是由瓜達卡納島(Guadalcanal)撤退，而不是與占有絕對優勢的同盟國部隊戰到最後一兵一卒，便是最好的證明。日軍退出瓜達卡納島支持了其由基斯卡島撤退的可能性，且情報也顯示了同樣的資訊。但對農舍行動的計畫者而言，由基斯卡島所蒐集到的各種情報，卻只是更確認其堅信不移的信念罷了。假如有關日軍存在與彈性的關鍵假設底線能引起質疑的話，支援情報的可信度就能提高，並將事件導向截然不同的結果。

聯合作戰計畫程序和戰場聯戰情報準備為任務規劃人員提供具有邏輯及組織的架構，定義、分析，並且評估在作戰環境中所查覺到的矛盾。指揮官如果沒有這些認知分析資源，除了純粹以假定的敵軍意圖知識執行計畫之外，幾乎沒有其它的手段，而農舍行動恰好就符合這樣的想定。同盟國決策者深受日軍於阿圖島的戰術既定刻板印象影響，因此誤判了日軍在基斯卡島的意圖，因而造就了一場無謂的人員裝備損失。

結語

在登上基斯卡島並經過兩天極度緊繃且疲勞的長日後，筋疲力竭的同盟國將士們撤出填滿水的散兵坑，環顧四周一片寂寥。已撤退日軍所遺留下來的物品為一隻走失的狗、數個粗糙的詭雷，以及成千上萬美軍情報單位所投擲的文宣品。這些文宣告訴基斯卡島上的日軍其處境無望，並力促其即刻投降。⁴⁹ 金納德和他的高階參謀們沒有想到的是，這些文宣的預期讀者還真的採納了他們的建議。

作者簡介

Del C. Kostka係密蘇里州聖路易國家地理空間資訊與情報署(National Geospatial-Intelligence Agency)參謀官。

Reprint from *Joint Forces Quarterly*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 Tradecraft Primer: Structured Analytic Techniques for Improving Intelligence Analysis* (Washington, DC: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March 2009), 2.
2. Richard J. Heuer, *The 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 (Washington, DC: Military Bookshop Publishing, 2010), 10.
3. Joint Publication (JP) 5-0, *The Joint Operation Planning Process* (Washington, DC: The Joint Staff, 2011), GL-5.
4. Brian Garfield, *The Thousand Mile War* (Fairbanks: The University of Alaska Press, 1969), 7.
5. Rhonda Roy, "The Battle for Kiska," *Espirit de Corps Magazine* 9, no. 4 (2002), available at <<http://canadianheroes.org/henri/the-battle-for-kiska-story.htm>>.
6. Nifumi Mukai, commander, Imperial Japanese Navy (IJN), interrogation by Captain J.S. Russell, USN, *Interrogation of Japanese Officials*, OPNAV-P-03-100, October 22, 1945, available at <www.ibiblio.org/hyperwar/AAF/USSBS/IJO/index.html>.
7. George L. MacGarrigle, *The Aleutian Islands War, June 3 1942-August 24 1943*, CMH Pub 72-6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Army Center for Military History, n.d.), 12.
8. Ibid., 5.
9. *United States Navy Combat Narrative: The Aleutians Campaign June 1942-August 1943* (Washington, DC: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1993), 5.
10. Galen Roger Perras, *Stepping Stones to Nowhere*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3), 83.
11. Ibid., 107.
12. Garfield, 219.
13. Masatake Okumiya, commander, IJN, interrogation by Captain C. Shands, USN, in *Interrogation of Japanese Officials*.
14. MacGarrigle, 13.
15. Garfield, 118.
16. Robert J. Mitchell, *The Capture of Attu* (Lincoln: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0), 6.
17. Samantha Seiple, *Ghosts in the Fog* (New York: Scholastic Press, 2011), 125.
18. Mitchell, 40.
19. Garfield, 305.
20. Ibid., 328.
21. Ibid., 331.
22. Ibid., 332.
23. Ibid., 333.
24. Perras, 153.
25. Garfield, 360.
26. MacGarrigle, 23.
27. Ibid., 24.
28. Perras, 154.
29. Ibid., 155.
30. Roy.
31. *United States Navy Combat Narrative*, 125.
32. Roy.
33. Garfield, 382.
34. Roy.
35. MacGarrigle, 26.
36. Garfield, 361.
37. Roy.
38. Perras, 152.
39. Ibid., 152.
40. Okumiya, interrogation.
41. JP 5-0, IV-8.
42. Ibid., III-5.
43. Heuer, 69.
44. JP 5-0, IV-12.
45. Ibid., IV-8.
46. JP 2-01.3, *The Joint Intelligence Preparation of the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The Joint Staff, 2009), xi.
47. Ibid., II-8.
48. JP 5-0, I-6.
49. Garfield, 373.